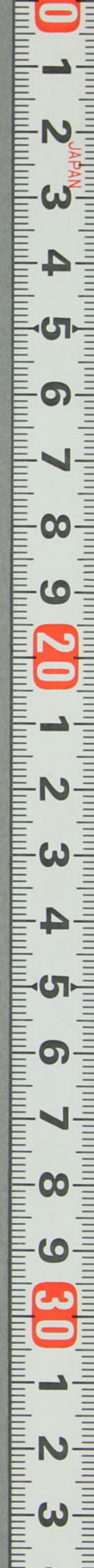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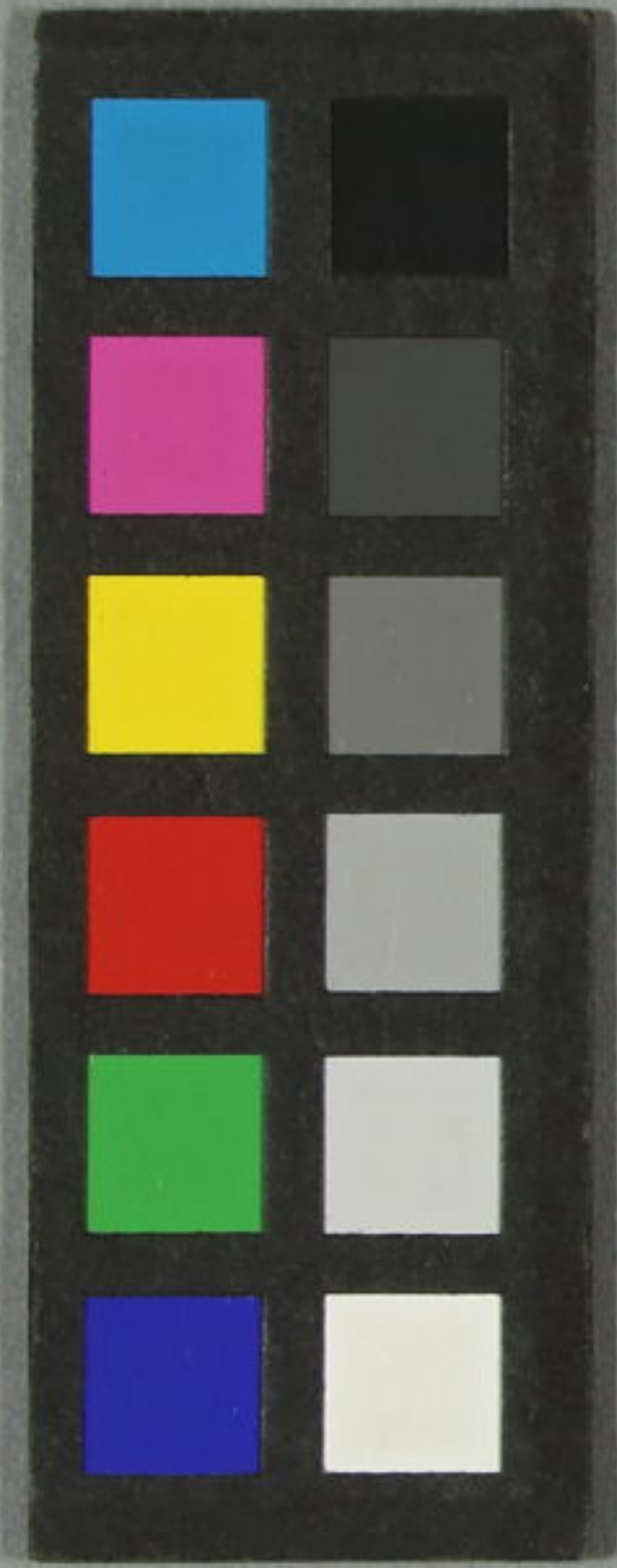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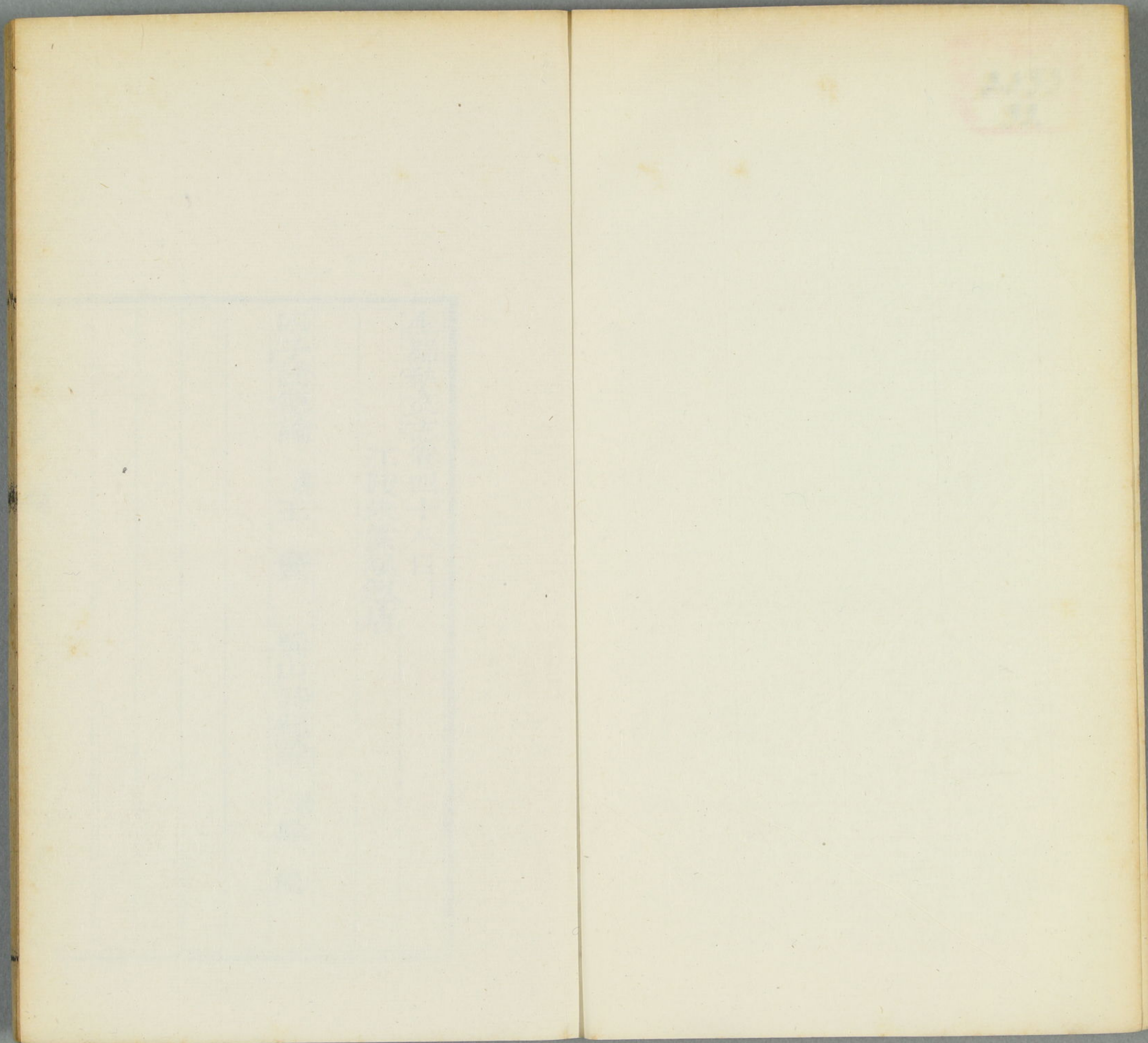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  
2033  
32



和16  
2099  
32



全蜀秩文志卷四十八上

江陵朱雲煥遐唐

四子講德論

漢

王褒

蜀山詩紀論

宋

羅泌



涉千里攀鴻翻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  
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  
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  
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  
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姆母倭傀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  
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五臣作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鷹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涉田能五臣無致遠未若

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惟文學盧  
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  
歷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轂輒而聽之詠歌中雅轉運  
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  
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  
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五臣作鮮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  
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  
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示有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

子睹其慎戒太子暨諱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

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五臣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

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

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

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快

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示有也精字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在所

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五臣深乎洋洋罔

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善作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

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迥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在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

惑焉淳游先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

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

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始之曩傷

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

德莫不霑濡履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至恩瀦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  
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  
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  
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邱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慚膝步而  
前曰先生辭滌暴集江海不以爲多之行鱗鱗竝逃丸豷不以爲虛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  
以舉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三

肆百伍拾捌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  
如縉其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  
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  
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杓鼓鏗鏘而介土  
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土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  
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五臣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  
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  
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八上

論

讀月草堂



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  
傾耳而聽以聽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大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來各有取友齊桓有管鮑陽甯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  
有王由五穀壤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  
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五臣無作五臣無庸剋滅強吳雪會稽之恥魏文  
段于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強齊困

閱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  
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  
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  
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  
內歎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  
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  
匐乎詩書之門五臣無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五臣吐  
恬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宏風俗而騁  
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

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  
五臣秦作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  
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耆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知走獸胎卵得以成  
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  
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  
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善作大理峻法處位而任  
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  
不肌慄五臣作懼五臣作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五臣作無

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  
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  
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  
廷淑清天符既彰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  
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竝從舞德乖容神雀仍集麒麟  
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  
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戎夷賓夫  
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

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地賓合五臣邊不恤寇甲士寢  
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善有  
字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  
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  
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驚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  
則弓矢窰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  
殪什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邊何曰能改汎漫錄作枕士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  
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貢乾坤之所

六 肆百陸拾叁

滿作瀆

詩作氏

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臯瞿剪髮黥首文身裸祖之國  
靡不奔走貢獻懼怖來附婆娑嘔吟鼓掖作而笑夫鴻均之世  
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滿舒音而詠至德  
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尊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  
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蜀山詩紀論

宋羅泌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  
其精神固有限劑而動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  
谿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啟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八上

論

讀月草堂

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  
七 肆百貳拾陸  
壤也西番東漢比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  
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  
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憚求欲  
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嬈之矛劍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  
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  
不閉莫有其有至於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  
有蜀也故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他國而綴靈  
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

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  
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  
也方其挈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  
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覆十萬餘衆於大漠之川  
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  
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然其羨垂全蜀之珍如是之久  
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  
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番夫羌  
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

八 肆百伍拾叁  
歟萬一<sup>卷</sup>生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  
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稽也而徒戮無  
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稽亦甚異於  
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况  
已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  
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聚兵以爭之四十年間  
中都之材賦夏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荆  
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  
谷遼陽之熟以予敵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縮怨者得大宛良

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孽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蹙  
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  
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強  
終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顧不矜歟予常言之滇江渤  
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  
也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温屯嘔泄逾者脚腫弱之陷河懸  
其魚多鱗沸海常沸尤多惡於邦云炎淵貢者經之坂李  
度之設乎西自麗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李  
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  
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  
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秭四百里石懸度山  
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頭記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瀚  
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犯之輒颺晦飛礮過者少全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八上 論 讀月草堂

石作有  
頭作顯

海沙子之設乎北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昔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子立之

九

柒百零陸

數十年猶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南罕莫能近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南瘴霧冒者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劇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之號今越巂有瘴氣中之有行著人人死著木木折曰鬼隴本山瘴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間泄流沙於西陲裴炬之氣毒也

川作州  
壹作以蓄作齋

末內字衍

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與為敵

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

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

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其所不服者幾

什伯君其盡舉與東毛人等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支渡北海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二十六國支

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

也其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知猛法盛之錄曩竄道安之傳

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西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亦不

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八上

論

讀月草堂

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

而不已邪

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

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城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

過曰詰爾戎兵防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訖於四海而其制中

國若是截也

舜投四凶于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

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時比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

之貶潮陽可謂遠迥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

放臣遷客遂至編棘朱崖沙門島伊尹四方之合狗國豹胡亦

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邇追又曷嘗勞吾眚宣

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

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

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外裔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

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

求速敗豈禹為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

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全蜀秩文志卷四十八中升菴元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安岳譚言藹靜山重校

論說

八陣論

宋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為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為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八中論

讀月草堂

定四海之民其行師用兵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況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公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闕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儻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闕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闕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爲王之佐者莫如太公爲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爲定計凡覆殺之機而設軍勢之

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烏雲山兵烏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爲譎詐耶直以爲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尙有可諉者曰六韜非聖人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議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

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為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為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為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為牝陣夏為方陣秋為圓陣冬為伏陣析為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析為

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為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為前兵象參武使祀人為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為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水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為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衡方六車輪七梁置八雁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却月水雁行鶴鵝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

三  
肆百伍拾叁  
爲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  
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之所以八者自  
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  
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  
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天之井至  
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  
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

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道宜之而陳法備  
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從橫皆八而有八八六  
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  
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  
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  
者曷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  
謂木牛非出於般匠之遺其說誠是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  
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  
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  
全蜀秘文志  
卷四十八中  
論  
讀月草堂

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崧崧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虜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温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迹真與偽皆未可知而桓温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

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温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尙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温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絡鉤連曲直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

其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為兩者二百五十取三焉而  
為奇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  
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為風  
前大後銳以為雲天地風雲四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為龍蟠前合後開  
以為虎翼彌蔓散洽以為鳥翔回屈包蓋以為蛇蟠龍鳥虎蛇  
四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  
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  
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  
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

五

肆百伍拾柒

王庭疑作不庭

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為後以  
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  
處為首先動為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為陰持重固  
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  
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為今  
日計將欲誅王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  
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戡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  
以是為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  
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並起而  
至蜀私文志

卷四十八中

論

讀月草堂

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寧黃  
 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為陣法以貽後  
 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  
 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  
 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  
 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為事者其為生民禍亦  
 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鶴鶴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  
 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  
 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為

民賊者豈非為此等慮者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  
 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浸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  
 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  
 又闢魚麗鶴鶴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八陣圖說

范 藜

夔州八陣之蹟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  
 每過其下賦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於此  
 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積平累石粲然一一數  
 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為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

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掇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筮陰符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之勢

七

肆百貳拾捌

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呼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



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三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為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復勝武侯節制之師使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五運六氣論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具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巳居之戊巳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

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  
 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  
 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巳附於辰而在  
 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  
 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  
 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  
 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  
 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  
 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若氣於是

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  
 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日行四周  
 而為二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基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  
 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  
 之中風雨燥溼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  
 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  
 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  
 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  
 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

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  
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  
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  
之歲會五大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  
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  
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土  
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  
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  
而少陽為氣之初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已

十

肆百伍拾叁

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不相得其位則有  
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  
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  
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  
則相火居君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  
有邪於是其變有勝有復有鬱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  
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  
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  
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太角之化為啓坼而變為摧

拉太微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微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為火鬱熱甚而無淒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冰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溼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濛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則有

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疾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厲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

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辰星以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疾而為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

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或病焉

封建論

明 柳 稷

封建之法諸儒論之詳矣其大端有二泥於古者以三代之制為可復達乎變者以嬴秦之法為當守雖有得失要非至論也夫天下之不可兼得者勢與權而已矣勢之重者則當損其權而不可假借以益其勢權之重者則當抑其勢而不可崇長以

助其權二者惟人主得兼之而他人莫可使與在昔之明聖所以操握天下之大分而不可以告人者也彼所謂封建者或以王室懿親或以公家之勳閥其勢之重固已貳於天子而蓋夫天下者矣乃列壤而君之官屬惟其所制戎賦惟其所徵刑賞號令惟其所施以勢若彼以權若此則強與亂相成嫌與逼相屬求其奉法守分如周之伯禽漢之劉蒼者固不易得也王者制天下顧可僥倖萬一而恃之以爲久安之計邪余故曰二者皆未及其至也然則孰爲至抑求其無弊而已矣昔者舜之處象也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則優游於富貴之樂而無歉上

之恩以浹而下之亂自消君之疑不生而臣之祿有終是非特因其不肖而爲之抑求其無弊而全之耳後世謂舜之處象因其不肖而爲之也故始以肖望其親爲嫌而卒乃陷其親於大惡而不能救周公之於管蔡是也向使周公之於管蔡如象之於有庈則何至於殺之囚之降之也與其殺之囚之降之而不赦孰若不任以事之爲得也或者曰王者之封建蓋將公天下於同姓異姓之賢使各私其民而共戴王室也如舜之法則賢者無所施而周召爲棄材矣是不然方周公使管蔡之監殷也豈不以此吾之親而可依以無患者而管蔡亦振振然良公子

未聞有顯過者也而卒乃挾叛人連諸侯以危社稷夫人臣之惡莫大於叛逆而管蔡則爲之蓋匹夫無道惡止於殺人而王侯犯分必至於陵上其權與勢使之然者使象居管蔡之地又安能晏然而已耶周召之賢固所當用而用之必不爲國家之禍者然求之後世餘千百年如周之元聖者幾人如召之敬德者幾人繼此復千百年吾知求一人而不可得也以千百年所無之一人而以之待千百人之人雖愚者亦知其舛也固必如周召之元聖敬德而後可用如管蔡之中材則不可用而況如象者乎或者又曰三代之君皆古聖人也而爲法若此其弊何

也是又不然蓋凡法之立而行之久也則一利一害出焉法之善者其利多其不善者其害大乘其後者乃斟酌其利害而更之而不能無弊也乘其後者又斟酌其利害而更之而不能無弊也屢更屢易而後知古人之得失而良法出焉是非知之所不及而謀之所未盡也勢使然也夫舜之法達權與勢而行之無弊者通乎此豈獨可舉議於封建也哉





